

拉丁化概論

葉籟士 著
天馬鼓書 一
尹庚 主編



134-586

中文系



初版日期 民國廿四年七月
發行者 韓振業
出版者 天馬書店（上海
北江西路海甯路北三六八號）
定價 實售大洋二角正
（奉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
會頒給審字一六三一審查證）

冊數

售價 0.05

總目錄

第一編 理論

第一章	一個嚴重的問題·····	6
第二章	中文的改造運動·····	12
第三章	中國話寫法拉丁化·····	22
第四章	從方言到統一語·····	30

第二編 寫法

第一章	一句話的分析·····	40
第二章	字母跟發音·····	46
第三章	音段的構成·····	56
第四章	詞兒的寫法·····	64
第五章	標點符號的用法·····	80

第一篇

理論

第一章	一個嚴重的問題·····	6—9
第二章	中文的改造運動·····	12—19
第三章	中國話寫法拉丁化·····	22—28
第四章	從方言到統一語·····	30—35

第一章

一個嚴重的問題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據最近政府的統計，在全國人口四萬萬三千餘萬人中，識字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大約八千七百餘萬人，不識字的却有百分之八十，大約三萬四千餘萬人。這就是說：在十個中國人裏頭，僅僅有兩個人識字的。

可見現在的中國文字，已經不是大家的東西了。所以有人說：『中國現在等於沒有文字』，一點也不是過火的。

這是一個多麼嚴重的問題呀！

中國人若要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却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首先就得除去傳佈智力的阻礙，

(6)

把文字交給大家，也是明明白白的。

這件事很容易解釋的

對於這個問題，十多年以前，盲目詩人愛羅先珂，曾有一段話，是說得非常中肯的：

『在這四萬萬人民的國中，怎麼只有極少數的文學家和喜歡文學的人呢？這件事實是很希奇的，可是亦很容易解釋的。

作工的人沒有空閒去學習，更沒有空閒去研究白費工夫而難見功效的希奇古怪的中國字。

在事實上，似乎全世界沒有一個民族的文學，和民衆完全隔絕像不幸的中國文學這種樣子的。現在的一般工人，並不是對於文學沒有興趣，他們亦許是非常有興趣的；他們不愛文學，只是因為終日要作工，沒有希望能制勝這種希奇古怪的文字的困難。因為中國有這種文字的障礙，你們知識階級不但與歐美的土蠻相隔絕，並且同你們自己的人民相隔絕。這種障礙，比古代的萬里長城，更堅固，比

專制君主的蠻性，更要危險。』（見民智書局出版的『過去的幽靈及其他』第一頁到第二頁）。

方塊漢字根本的缺點

第一就是它的難。漢字是所謂象形文字，然而不幸得很，現在已經不再『象形』的了。比方『日』這個字，已經看不出太陽的『形』，我看倒有點像一個書架了。因為漢字是種不象形的象形字，於是我們不得不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來憑空一塊一塊地記憶無數塊煩難的圖形。不但是它的『形』（寫法），我們還要記住它的讀法和意思。現在高中畢業的學生做出來的國文，未必全能通順，可見漢字這堵高牆，非化十來年苦功，你休想爬得過！在目前這樣多忙的時代，能悠然讀書十年的人，究竟是極少的啊。

第二就是它對現代人的不合用。漢字至今還停留在原始的階段上，無法叫它跟現代的科學技術結合起來，無法叫它精密化，國際化。科學上的術語

（ 8 ）

要準確譯成漢字，是樁近於不可能的難事。人家說一句話，譯成漢字却非要兩句不可。他如編目，分類，檢字，打字，排字，對於漢字都是永遠無法解決的困難。吳稚暉形容漢字排字之難，說過這樣的話：『每檢一稿，便如驢旋蟻轉，不出庭戶，日行千里！』真是妙喻。

第三就是跟口語的分離。語這樣說，字却偏偏要那樣寫，這艱難比學一種外國話有過之，無不及。漢字原來不是表音的文字，所以要它來如實表現活潑的口頭語，是辦不到的。因為漢字並非表音的文字，提筆的人往往偷懶，不管像不像話，結果文字和說話愈隔愈遠，愈弄愈難懂了。

原
书
空
白
页

第二章

中文的改造運動

教會土白羅馬字運動

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以後，外國教士紛紛到中國來傳教。他們爲要傳佈『福音』起見，深知艱難的漢字，決不是宣傳的利器，於是創製各地土白羅馬字用來翻譯聖經『以廣流傳』。十九世紀末葉，在中國南方一帶，教會羅馬字，頗爲風行，至今寧波鄉間，信教的老太婆，還用着土白羅馬字跟出外的兒子通信：當時它的勢力，可以想見。

教會創製的各地土白羅馬字，據說有數百種之多。上海話，蘇白，溫州話，廣州話，潮州話，南海話，廈門話，甯波話，苗語，官話，客話的羅馬字聖經，至今還可以買到。

從技術的觀點來看，教會羅馬字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並未採用『詞兒連寫』的方法，這正是（ 12 ）

初期諸方案共通的毛病。但是它也有個特點，就是它不用某一土話，作為強制的標準語，這使得它容易深入民間。

對於教會羅馬字運動的評價，焦風曾說道：『教會的傳佈拼音字母，目的在要大衆接受其麻醉的教義而已，所以這是一種手段，而不能成爲一種有前途的運動。』因此，這種教會羅馬字運動，是『沒有何種正面的積極的意義的』。

切音新字和豆芽字母

一八九二年有個福建人盧懋章，發表了一套羅馬字式的拼音字母，定名爲『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這套字母，是把當時漳州泉州一帶流行的教會羅馬字，增加脩改而成的。他還編了一冊課本『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流行甚廣，學的人只要半年，便能自由拼寫了。一九〇六年盧懋章把他的字母，改成日本假名式的簡單筆畫，呈繳『外務部』，進呈御覽，但是終於給『譯

學館』批駁了。他受此打擊，於是改變方向，努力向社會宣傳。盧氏可算中國第一個拼音文字的先驅者，他從事這個運動，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

次於盧懋章而創製拼音字母的要算吳稚暉了。一八九五年，他便完成了一套『豆芽字母』，但是沒有出書發表。三十多年來，吳稚暉和他的夫人通信，就是用的這套字母的。『豆芽字母』採取獨體篆文，有時亦自創簡筆，形狀頗像豆芽，所以有這個名稱。

官話字母和簡字

『切音新字』以後的繼起者中，獲得相當成功的，我們可以舉出王照的『官話字母』，和勞乃宜的『簡字』。『官話字母』最初發表於一九〇〇年。完全摹倣日本的假名，採取漢字的邊旁作為字母。當時的名人嚴修，吳汝綸，袁世凱等都替他鼓吹推行，中國北方一帶，學過他的字母的，據說有幾萬人之多。王照還創辦過『拼音官話書報社』，

(14)

編印初學修身，倫理·歷史，地理，地文，植物，動物，外交等書，銷路達六萬多部，又曾發刊『拼音官話報』。宣統初年，袁世凱倒，該社被封，官話字母也被禁止傳習了。

王照的『官話字母』，專以北京音爲限，所以未能推廣到南方。勞乃宣把王照的字母，增訂了好幾次，在一九〇七年發表『簡字全譜』於南京。其中共有一百十六母，二十韻，包括全國各地方言，所以稱『全譜』，（其中京音一譜是全用王照的）。勞乃宣主張南方人先學南方簡字，以便應用；學成之後，再學京音，以歸統一。這種主張，當時頗受人攻擊，被人罵爲分裂語文的罪魁。勞乃宣在一九〇八年曾面奏西太后，說明簡字的效用，請旨頒行。不料那時的『學部』反對簡字，終於置諸『不議不答』。後來由嚴復等人，在『資政院』倡議，這件事剛好發動，辛亥革命已經起來了。

注音符號的產生經過